烟盒纸上的红道道

■杨锐锋　刘晓娟　夏董财

岁月有情

1947年，16岁的凤兰认识了19岁的任连德。

莒南县双山村里要挖水渠，凤兰每天忙着做饭、送饭、缝衣、纳鞋垫。送饭时，她看到了一个精干的小伙子，挥舞着铁锹特别卖力，总能得到村长的表扬。

“你叫啥名？”凤兰趁着小伙子取饭时轻声问道。

“我叫任连德。我知道你，你是凤兰，你的名字真好听。”小伙子有着山东人特有的豪爽。他端着碗，一脸认真地夸着凤兰。凤兰的脸颊浮起一抹绯红。

任连德很早就注意到了凤兰，凤兰干活儿勤快，脸蛋比盛开的兰花还好看。

两人见面次数多了，彼此更加了解。没过多久，任连德让父母托媒人正式去凤兰家提亲。

那段日子，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双山村。凤兰和任连德商量着，等战争结束后两人就结婚。不久，赶上征兵，大批青年积极参军入伍，其中就包括任连德。凤兰虽然舍不得，但她知道，要想过好日子就得有人去当兵。她对任连德说：“战场上要多打敌人，我在家里等你。”

一句“我在家里等你”让任连德掉了眼泪。他紧紧握住凤兰的手，狠狠地点点头。

任连德入伍后，凤兰在家一边干农活，一边关注着战争的动向。有时候碰到村干部，凤兰就请村干部帮忙打听任连德的消息。村里当兵的人很多，偶尔有消息从前线传来，只是每次都没有任连德的消息。凤兰说不清心里是啥滋味，有时候失望，有时候也庆幸。

一天，凤兰正在家里缝补衣服，隔壁姐姐突然在门外喊她，手里使劲挥着一封信。凤兰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扔下手里的针线，急忙跑出去。“是连德托人捎回来的。”隔壁姐姐一边说着，一边把信塞到凤兰手中。

拿到信的那一刻，凤兰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凝滞了。她双手颤抖着，从信封的右边开始，一点一点慢慢向左撕。

“可算打开了。”隔壁姐姐替凤兰松了口气。

信封里只有一张烟盒纸。纸背面画着几个红道道，凤兰望着，竟出了神。

“看傻啦！”知道凤兰不识字，姐姐笑着告诉她，“这是个‘爱’字”。

“那些红道道，分明是用血抹出来的。”送走隔壁姐姐，凤兰把自己关进屋子里，将烟盒纸上的那个字摸了一遍又一遍，眼泪簌簌地往下掉。“连德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啊。”凤兰轻声地念着。

任连德寄来这封信后，两年中再无音讯。村里有人劝凤兰，趁年纪不算大，重新找个好人家。凤兰不同意，只要没有任连德牺牲的消息，她就一直等下去。

1949年10月，任连德报平安的信寄到村里，凤兰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4年后，任连德退伍回到双山村。那年的10月24日，任连德和凤兰在村里办了喜宴。土房子是他们的婚房，1套桌凳和1个柜子是两个人的家当。婚礼那天，凤兰笑得格外美丽。

婚后，凤兰才从任连德那里知道了烟盒纸信的缘由。那次战斗发生在山西，敌人的阵地久攻不下。班长为了掩护战友，倒在任连德面前。一场战斗下来，9个人的班只剩下4个人。那天晚上，任连德看着漆黑的天空，怎么也睡不着觉。“不知道凤兰好不好。”任连德摸遍身上的口袋，只摸出一个烟盒，在手上倒了倒，却什么也没倒出来。他索性把烟盒拆开，放在腿上捋平，从身上的伤口处蘸了点血，写下了那个“爱”字。那个字是识字的战友教给他的。战火停了，任连德把烟盒纸装进信封，请老乡帮忙带给凤兰。

任连德讲故事，凤兰就静静地听着。那次战斗，任连德的耳朵受了伤，退伍回来后，听力一天比一天弱。日子久了，凤兰想说什么，她就提高嗓门，或者用手比划着表达自己的想法。任连德能从凤兰的一个表情、一个手势中，读懂她的意思。

任连德和凤兰婚后生了5个女儿和2个儿子，在双山村过着简单的日子。

2015年7月18日，84岁的凤兰在莒南县人民医院检查出了乳腺癌。任连德年纪大了，孩子们担心他的身体，将病情瞒着他。任连德还是从日渐消瘦的老伴儿身上看出了端倪。他拄着拐杖来到大儿子任庆松家，让大儿子告诉他凤兰的病情。看任庆松支支吾吾的样子，任连德很生气，颤颤巍巍地举起拐杖就要朝大儿子身上打去。大儿子扶住任连德摇晃的身体，只得把实情告诉他。

听到这个噩耗后，任连德沉默了很久，只留一句：“我相信凤兰一定会没事。”凤兰动手术住院的那段时间，不论儿女们怎么劝阻，任连德每天都坚持待在医院照顾凤兰。他怕凤兰咽不下药片，就用保鲜膜把药片包起来，再用勺子的背面将药片碾成粉末。等药粉溶解在热水中，任连德就把药放在嘴边轻轻地吹着。药凉下来了，任连德再一勺一勺喂给凤兰。凤兰的手术很成功，任连德在陪护的那段时间里整整瘦了20斤。

凤兰出院的时候，已经是冬天。任连德带着凤兰又回到了双山村。屋外，寒风呼呼作响，两个人坐在炭火盆的两侧，红红的炭火将他们的膝盖烤得暖烘烘的。任连德又讲起了他当兵的故事：“当时我们攻打一个山头阵地时，连队的火炮、重机枪都上不去，连长就命令我们轻机枪手先向山头冲去……”凤兰拨弄着炭火，有时候会笑着问一句“后来呢”，每当这个时候，任连德就讲得更起劲儿。那些当兵的故事，任连德反复讲了一辈子。

题图制作：傅楼超、施　睿

军嫂空间

准军嫂

有人说，嫁给了军人，就是半个兵；成为军嫂，意味着承担更多责任。《军人家庭》往期的文章中，军嫂的形象或温婉美好，或默默奉献，或敢于承担……那么，准军嫂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嫁给军哥、践行“你守好国，我守好家”的准备？本期军嫂空间，让我们聆听准军嫂以及曾经的准军嫂的声音，细细品味军恋的酸甜苦辣、油盐酱醋茶……

森巴兔：军恋就是数着日子，盼望着每个假期，期待随时可能改期甚至取消的相聚。记得去年夏天，他临时接到出国维和的任务，我俩计划了大半年的旅行“搁浅”了。当时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。但想到他即将到异国他乡执行险重任务，我只能把委屈咽进肚子。好在他回来之后，旅行计划“升级”为蜜月之旅。

小鸡炖蘑菇：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每一份坚守和等待都不会白费，幸福只可能迟到，不可能缺席。记得我们恋爱时，我曾天真地说过，我不怕苦、不怕难，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。经历了这么多以后，我还想说，让我们一起慢慢变老。

夏花：细细回想，准军嫂的记忆对我来说已经很遥远啦。二十几年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，通信没现在这么发达，要见上一面简直比登天还难。记得那次我转乘各种交通工具到驻岛看他。看着他黑炭一样挂满歉意的脸庞，还有那两个从口袋里摸出来的、洗得干干净净的苹果，我的心瞬间就融化了。那一刻起，我就更加坚定信心陪他走下去。

熊小琴：我的兵哥是名特种兵，平时在电话里头总是乐呵着，自己的苦累一点不谈，却对我的日常关心得无微不至。如果不是每次见面时看到他身上多出来的几道深深浅浅的疤痕，说不定就被他“瞒天过海”了！我想说，一个男人连流血和牺牲都不管不顾，却始终牵挂着你是否吃得饱、穿得暖，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咱准军嫂托付终身吗？

白欢儿：姐妹们看，这是我们军嫂自发创建的一个群聊。平日里大家虽然少不了各种吐槽，但也会收到许多鼓励。当然，我们还常常能了解到一些珍贵的“情报”。比如，他的工资单、补贴明细，新的政策法规、福利优待。有这群姐妹们相伴，生活里变得每天都有他的影子，让人心底倍儿踏实。

刺头宝宝：其实呀，现在的军恋已经赶上了好时代。异地分居的军人大多拥有一定时间的年假，分居费涨了，来队探亲有路费补贴，轮休政策也明朗，而且平时的微信、电话也可以保证足够好的沟通。时代变了，只要有心，军恋军婚可以更美好。

（孙　鑫、董泽榜整理）

家庭秀

黑夜/那一抹橄榄绿/是你的背影/搏击风雨/筑牢堤坝/守护万家团聚

清晨/你平安归来/浑身湿透/满身泥巴/一如既往的微笑/在朝霞中/温暖着我们的家

定格　受连日强降雨影响，江西省萍乡市市区大面积内涝，一些群众被洪水围困。武警萍乡支队闻“汛”而动，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现场转移被困人员。7月10日清晨，该支队战士张叶军抗洪归来，一家三口团聚。

章　宇/文　欧阳海波/图

“榛”心

■史　浩　郭伟峰

榛子，外壳坚硬，果实浓香。小万喜欢吃榛子，卓阳就为她把榛子坚硬的外壳剥去。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但小两口总是乐呵呵的。他们碰到困难相互扶持，“榛”心相待共同成长……

两情相悦

说起两个人的恋爱经历，第82集团军某旅宣传科干事万雪嫣捋捋耳边的碎发，笑得很甜。

小万性格开朗，各类晚会、播音主持、活动采访等，总少不了她的身影。她被借调到宣传科后，认识了卓阳。

卓阳比小万大三岁，早一年来宣传科工作，顺理成章成为指导小万工作的“师父”。

这位“师父”十分严格。有一次，小万网购了一包榛子。下班了，她在办公室打开袋子，准备享用美味。没有找到合适的工具，她就用牙咬、用凳子腿砸……“哐哐”的响声“震天动地”。“这是在办公室，你这成什么样子？”卓阳的声音传来。卓阳说得没错，可小万被数落一番，心里委屈，一赌气，将榛子全部扔掉了。

小万回忆说，自那以后，卓阳那里总会备着一包榛子和剥榛子的工具，但他却不好意思请她吃。

一次周六，小万提前一天请好假，准备回家给父亲过生日。单位临时通知，第二天组织拔河比赛。小万犹豫了很久，最后决定不回家。

“拔河的事情都安排好了，你放心回家吧。”卓阳满头大汗地推门进来。回家的事情不知怎么被卓阳知道了，他已经妥善布置了场地、准备好拔河用的大绳……小万充满感激，对卓阳心生敬佩。

这次帮助让小万重新审视了卓阳，外冷内热，心思缜密……此后，休息时间，小万会主动帮卓阳减轻抽屉里榛子的“负担”，卓阳则会一颗一颗地帮她把壳撬开。久而久之，“你剥我吃”成为两个人心照不宣的甜蜜。后来，第一次见小万的父母时，卓阳特意带了两大包榛子，弄得小万哭笑不得：“我爱吃，又不是我全家都爱吃”。几番交流下来，小万的父母一直夸卓阳：“这准女婿真实在！”

去年，两人结婚了。不久，卓阳去基层担任指导员。年底，连长请婚假，卓阳留在单位，一个多月只回家一趟。临近春节，卓阳本来可以回家，小万却又忙起了晚会策划。这一次，分别的时间有点长。看着连队“春晚”转播上出现的小万，卓阳和连里的战士开玩笑：“我和你们见你嫂子的时间一样多。”

小两口还没见面，驻训工作即将展开。那一天，小万把旅队“文艺轻骑兵”送上车厢时，卓阳所在的列车刚刚驶出站台。站台上，夫妻俩擦肩而过。看着远去的列车，原本开朗的小万眼泪掉了下来。此后，两个人休息的时候视频聊天，手机那头的卓阳一天比一天黑。

“这次分别好久了……”小万去火车站接从驻训点回来集训的文艺骨干。站台上，看着缓缓驶来的列车，小万感慨万分。

“吃榛子吗？”熟悉的声音在小万耳畔响起。小万一愣，身后站着的竟然是卓阳。他的脸被晒得黑黢黢的，咧着嘴，露出一排大白牙。一跃，小万扑进卓阳怀里。原来，这次驻训时间长，卓阳被安排回来轮休。

“给！”

“什么啊？”小万低头一看，是一大盒剥好的榛子。

家常话

回报你的爱

■胡洪春　黄　霞

“我从没想过放弃，我会用我的所有来回报一个军人对我的爱！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唐秋芳已经照顾卧病在床的丈夫谭德优整整26年。

1980年，经人介绍，在湖南道县工作的唐秋芳与在广西梧州服役的谭德优相识。恋爱4年后，他们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刚结婚那几年，夫妻俩相距不远。每次唐秋芳要去部队探亲，谭德优担心妻子安全，总会先坐车赶到道县，接上妻子，再一起回梧州。后来谭德优被调到道县工作，两地分居结束。

回想起结婚的前10年，唐秋芳觉得自己生活在蜜罐子里。她性子急，谭德优总是让着她，从不争吵。只要周末不值班，谭德优都会回家陪她，承担起所有家务。左邻右舍都夸谭德优，说唐秋芳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军人老公，这让身为军嫂的她倍感幸福。

1993年，谭德优转业到当地工商局。为了跟丈夫团聚，唐秋芳的工作也调了过去。

那一天，唐秋芳突然接到了谭德优同事的电话：“谭德优不对劲，你赶紧过来。”唐秋芳赶到医院时才知道，谭德优患了中风。医生说，这病只能控制，很难治愈。

悲伤之余，唐秋芳把谭德优带回了道县老家治疗。2004年5月，谭德优病情加重，被紧急送进专科医院治疗。唐秋芳一时心急，突发脑溢血，被送往另一家医院抢救。第二天，唐秋芳的身体刚缓过来，就瞒着家人，扶着临街的房子一步步挪到两公里以外的专科医院，看望谭德优。

现在，谭德优长年卧病在床，记忆力也在慢慢退化。唐秋芳慢慢调理他的身体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说话。

“老谭，说谢——谢！”58岁的唐秋芳拉着丈夫的手，语速放得很慢。

“谢——谢”，63岁的谭德优神情有点迷惑，但还是说出了那两个字。

唐秋芳笑盈盈地说：“很棒！”在她的心里，爱就是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，彼此不离不弃。